◉論中圻諮問議會之當設立

阮伯卓

近日傳聞保護政府。欲於中圻地方。設一諮問議會。俾於每年得集合各省之代表。以商議屬於圻轄之內政云。此事未知果見於寔行與否。然以國民之意見推之。則中圻諮問議會之設立。寔爲今日適辰之舉。而又爲我國民所當注念之問題者也。且記者立於國民方面。今著論謂議會之當設立。則誰不謂斯論者。乃屬於國民要求之性質乎。然若此見解。則大誤矣。記者乃中間之一人。見政治之所趨向。辰代之所轉移。不得不預爲報告。以求雙方融洽。庶有補益於國政之前途者也。

何以言乎諮問議會之當設立。則今試憑辰勢之必要。以解明之。大法政府保護我南。凡百政治。徐謀改革。其主意何在。不過求我民稍霑沐歐洲文明之政治。以構造我民之幸福已耳。雖憑世界競爭之說。或致疑於法國殖民政策。其將利用被征服之民族。以爲自己擴張勢力之基礎。然觀之近十餘年間。學務如何改良。政事如何布置。法國寔曾以民治之準的。頒佈於我國民矣。況歐洲大戰之後。法國既獲優勝。公理人道之主義。既能摧陷專制之毒矣。則法國立於世界上之地位。豈容有受庇之一團民衆。不能享有民議之治體乎。由是觀之。則設議會以求民意。乃法國對於保護民所當有之責任者也。就我中圻民之方面觀之。數十年來。漸染大法之化。凡有學問者。亦稍知人民對國之義務。況環視之國中。南圻則爲法國屬地。被沐法國之政體者無論。若北圻則與我有同一之運命也。而北圻之民。何以今日得舉代表。向議場上與政府代表。宣達意見。無論此所舉之代表能興利除害與否。此特屬於我民才與不才之問題。然議政之場。北圻民亦能預一席位。不至對於國家作冷淡觀。若我中圻。則對於此旁聽之席位。猶且不得預列。夫使文明之學說。不必向我民講博

愛之政治。不必向我民施則我民亦可安於不知不覺之天渾噩無事。然今日則新學說新政治會輸灌於我民之腦矣。智腦既開。便如河流。一决卽瀉。此辰也而倘使之不能宣情達意以入於政治之新趨向乎。由此觀之則議會之當設立。亦已成爲今日國民所要求之問題者也。

或者有曰國民程度尙未達到。噫此語者。亦我國老成諸兄長所常執此以拒人於千里外之口頭語也。然試曰程度尙未達到。則不曾謀何策。以求彼等程度有達到之日乎。又國民已公認彼等程度之未達到。而甘停其願欲乎。夫中圻之民。受朝廷之敎化者。已數百年。受保護政府之敎化者。已數十年。謂其民無參政議事之程度。則何以向來官吏一途。未嘗見有乏人之嘆。況今日之民智非昔日之民智比也。則十年數十年後之民智。亦非今日之民智比也。保護政府。曾以文明形式。示於國民眼前。則無論如何愚昧。亦未嘗無所感化。今日我國民之感化者。屬何方面。此在國中兄長所能知之也。縱不明言之。人人亦皆知國民亦趨向於歐化之新潮無疑矣。然國民之趨向既如此而不早圖有可收容妥洽之地。則民之求進方急而前程茫然無所向。不得不轉而隨人。是以日本明治七年之辰。雖知日本民之程度尙未達到。然明治天皇不得不早宣佈於國民。以二十三年爲召集國會之期。且於未集國會之前。十餘年間。凡百施設。皆屬立憲之預備。如開地方會議也。如取提國籍。及分定選舉之階級也。雖未達到開國會之日。而一一布置周妥。只待一道敕令之施行已耳。夫程度者何自而來。豈人民自能爲程度哉。只賴有治權者先爲之締造耳。在人民方面則只視夫上人所組織之方法。若能孚我願望者。則從之耳。若上人不早思組織。使人民無希望處。則轉身他赴。亦迫於勢之所難已。現今世界各國之趨勢何如。想已顯然在目前。故組織國家者必先國民之

所往。而預定其方向。順國民之所好。而徐引其正途。此秩序之所以能維持。根本之所以能保存也。民本無權。不能自爲組織。於是不得不觀望於有權者。夫孚望則喜。失望則怨。此人之常情也。古今東西各國政府。所以宵旰不遑。孜孜焉察民隱。採衆情。順辰改革。豈是出於矜功好事之舉哉。特不過求以孚民望。而不至於結怨已耳。今世界交通之日。無論國民程度之達到與未達到。然見他國民之福利。則生歆慕心。見自己之敗劣。則有悲悶心。此雖最愚昧之人。未嘗不設此想也。要而言之。民之程度達到與否。賴乎政治。日本未立憲之十年前。凡所經營注措。皆爲國民而增進其程度之辰期也。夫國民之程度。譬之乎生人之一世。今日爲孩童。則他日爲壯年。孩童有孩童之程度。壯年亦有壯年之程度。爲之兄長者。當隨其適合於辰代而作成之。少焉則教之學習。長焉則授之行爲。在今日則徐謀來日之計。在來日則徐謀後日之計。此程度之所以造成者也。若遲回觀望。坐以待彼等程度之達到。而無所組織。無所布置。則何異乎見孩童之兒。謂彼未達成年之辰候。可不必授之以衣。賜之以食。教之以學。凡生人所當享有之物。姑待彼達到長成之年歲。然後供給之。然則此孩童者。其將困於饑寒。愚於聞見。而終無有長成之一日也。故欲孩童有長成之一日。則當隨其年歲。而逐漸教養之。欲國民程度之達到。則當隨現日彼等程度已達何等階級。而逐漸締造之。是以近來保護政府。對於北圻政策。亦深知國民程度尙屬幼穉。未能如歐洲國民。可於議場上担任國政之籌劃。然新政之趨向。勢不得不求民意。不採衆情。故於國民程度幼穉之辰。則爲之設立其適此程度之機關。以使國民得練習其議事之資格。又使國家不復陷於專制之故轍。吾儕試觀之北圻議會之名。爲諮問議會。夫諮問云者。只備詢諮。而無唱議。此寔保護政府。隨其國民程度之行爲

也。政府未嘗諉之程度未達到而肯遲回觀望以坐待也。且也。政府亦曾改良庶政。以求國民程度之增進。如法律之改良。如學務之增高其階級蓋欲國民經過一年之光景則增加一級之程度。此北圻之人民。所以蒸蒸然日見其進而無退也。夫同是民也。豈北圻之民。能知進化。而中圻之民。肯安於退步乎。豈北圻之民程度已達到。而中圻之民。眞蠢蠢然如木石。如鹿馬。决無何等程度乎。吾人無須援何等案證。只就同國之人。以爲之比較。則足知夫北圻既能有設諮問議會之程度。則中圻决然亦能有設諮問議會之程度矣。夫保護政府向來之行政者。凡百改革。不啻先以北圻爲試驗場。使何等布置而北圻施行之既有成績。則將以此施之中圻。此在吾人所共知也。然則今日中圻設立諮問議會之問題。想政府方面自有成算。吾人又何致疑而坐言程度者乎。

或者又曰中圻地方。乃帝權所在之地。不宜有議會之產出。噫。爲此說則大誤矣。夫日本者非帝國乎。而日本何以有議會。英吉利者非帝國乎。而英吉利何以有議會。蓋議會之設立與否。原不關於帝國之問題也。我國今日正在民治萌芽之辰代。而又得大法爲引進我民之向導師。則專制之治體。當然解除。開明之政策。於是宣佈。此乃自然之趨勢者也。況我　皇上於臨軒策士之日亦曾以立憲爲題目。觀此則足仰見　聖上有講求立憲之意。而不以專制爲念。蓋我　皇已近觀遠察。知辰代之趨向而預先研究之者也。今日我中圻而設立一諮問議會焉。則庶幾使中圻之人民。一則可直接以贊助政府之進行。一則可直接以擁護皇室之尊榮。對於大法之政治。既能符合。而對於國家之根本。亦能保存。有何抵觸之可慮乎。若謂其立議會則於帝權有所抵觸。然則北圻地方亦同是保護之政體也。而諮問議會何以能成立。且我南現日之情勢。其人民既爲大法國保護之人

5-I-20. – Devant la maison de M. Bạch-Thái-Bưởi à Nam-d.
南定白泰擺公之管宅

5-I-20. – Départ du train.
南定火車之發行

5-I-20. – A la gare de Nam-Dinh.
南定停車場之餞别

(Kinh ảnh hiệu Hương Ký Hanoi)

民。則保護政府。決然必以開明之治體。引人民漸趨於新政之鵠。而所謂新政者。則必然有行政權司法權之組織。及國民議事機關云者。竊想此等組織。亦保護政府。常視爲必要之舉。但其成立辰期。只爭遲與早耳。今政府既施行於北圻。著有成績。則政府豈忍於中圻地方。改途易轍而使安於舊套者哉。深思乎此。則中圻地方。宜順辰而思進步。不可遲疑而失辰機。吾儕試觀之前此學務。可爲殷鑑。方世局交通新潮擊刺之日。我國人有提唱廢科舉立學堂之說。語其提唱辰期非曰不早。如總督申仲㒞大人之條陳。至今已十六年。及新學風潮之興起。至今亦達十餘年矣。使當辰順其趨勢。一新改革。則非惟國民適其願望。而教育之途。亦已先於當日改革。至今亦達到十餘年之進步程度矣。詎意不然。新學不之贊成。學堂不之改設。當辰我國民。亦以爲老成諸公別有定見無亦此諸公確知夫科舉之決不可廢。學問之決不可紛途。故極力保存。爲我民計耳。然迨至今日。則科舉舊學。果被淘汰而無復有挽回之望也。然則十餘年間。改詩賦而策論。特不過浪費國中學生有用之時刻耳。悲乎痛哉。我聰明俊秀之國民。十餘年間。竭其腦血勞其精力。不敢偷惰嬉戲。奉命唯謹。以承受國中兄長所主持之學問前途。至今日被捲入於淘汰之風潮。終爲社會廢人。牢騷困苦。爲一團無業之民者。噫此豈我民自取之咎哉。我民之欲改途而進者。已在十餘年以前。而當日誰其引繩以維繫之。至今日誰其揚鞭以驅逐之。少壯已矣。人生謂何。而最苦者。又博得一腐儒一無用學之名詞。以供世人之談笑資也。嗟乎。此遲疑猶豫之結果。如是寔顯然在目前也。今日之議會問題。亦猶之乎前此之學問問題也。保護政府。常招我國民而引之使進。使爲之兄長者順其勢而爲我民布置之。則我民於順從保護政府所施行政策之時期。復得兄長從旁代爲整理其愉心愜

意何如也。若不然者。我民之情勢因教育之感化。因辰代之驅策。今後決不得不順從保護政府所組織之一方面。然斯辰也。我民專心從師。而兄長不爲之炤顧。則根本之保存與否。我民豈能爲力哉。由是思之。則今日諮問議會之設立問題。其利益與否。其程度達到與否。未必深言。然簡直言之寔中圻地方決不可無之組織者也。聞昔者日本於預備維新之辰。一日朝議有獻策宜於各國設領事官者。朝臣或執其理由難之。明治天皇面諭廷臣曰「無論設立之理由何如。然各國既有此職。則我國決不可無」噫。此日本之所以能猛進而致於強盛也。吾儕國民。亦望我兄長對於議會問題。當如是設想耳。奉今我　皇宵衣旰食。百政方務更新。而　住京欽使大臣亦常以愛護南民爲念。曾於北圻地方收得政治之成績。欲以之施行於中圻。使人民得霑受大法同一之政教者。則凡我兄長宜何如籌劃。以達雙方提携之目的。而使百姓求治之心。得以孚其願望。嗟。我兄長乎。今日之日。豈可自懈其引進國民之責任乎。

雖然。我　皇上與保護政府。既爲我中圻而設諮問議會。則我中圻之人民。當如何以承受此國家之盛典乎。

昔之日。上人發政施令。吾民惟所服從。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已耳。而今則詢于蒭蕘也。昔之日民惟耕田力作。以供國稅國帑之有無。財政之盈縮。忙然罔覺也。而今得舉代表。以預聞國家預算矣。昔之日君門萬里。庶民不議。閭閻情狀。壅於上聞。而今則興利除弊。可以直陳。上下同心。耳目甚近。情意有導達之機矣。然則吾儕中圻之人。其當預備整頓。爲國民之資格何如也。國民之資格甚繁。有由於精神者。有由於形式者。不可枚舉。然今適當諮問議會預備設立之時期。則鄙人請舉其切要之資格。爲我中圻父老伯叔兄弟貢獻焉。

一則選舉人之資格也。議會問題。吾儕僅得傳聞。未經政府之發表。則從法律上所定。選舉人之資格當屬何項人。或爲民選者。或爲官派者。此吾儕所未敢知也。然鄙人所懇懃勸告於我民者。當知其選舉代表之抱負也。置身於一村一社之中。或一團體之中。得政府法律上之規定。有選舉權。方其赴省府之選舉區。而選擇此村社中。或此團體中之一人。以爲自己之代表。則心焉必自計曰。此代表將來必立於政府之面前。以爲我等達情意保權利。其關係於我等之命運者匪淺。必如何選定其人。有學問。有道德。明閭閻之利病。審民間之趨向。使他日爲我代表。得言我之所欲言。得陳我之所欲陳。政府問之而知所對。政府教之而知所從。如昔時選使臣。而必求其四方專對不辱君命之人物云者。此方爲符合於選舉之道。而不負朝廷國家所設立議院之至意。若夫貪一時之酒肉。而出於無意見之盲舉。是自滅其命運之道也。夫選舉一事。各國民視之爲人民最上之權。其擇人者如秤衡尺量。毫釐不謬。吾儕國民。若一旦幸得政府授之以權。則豈可自委棄其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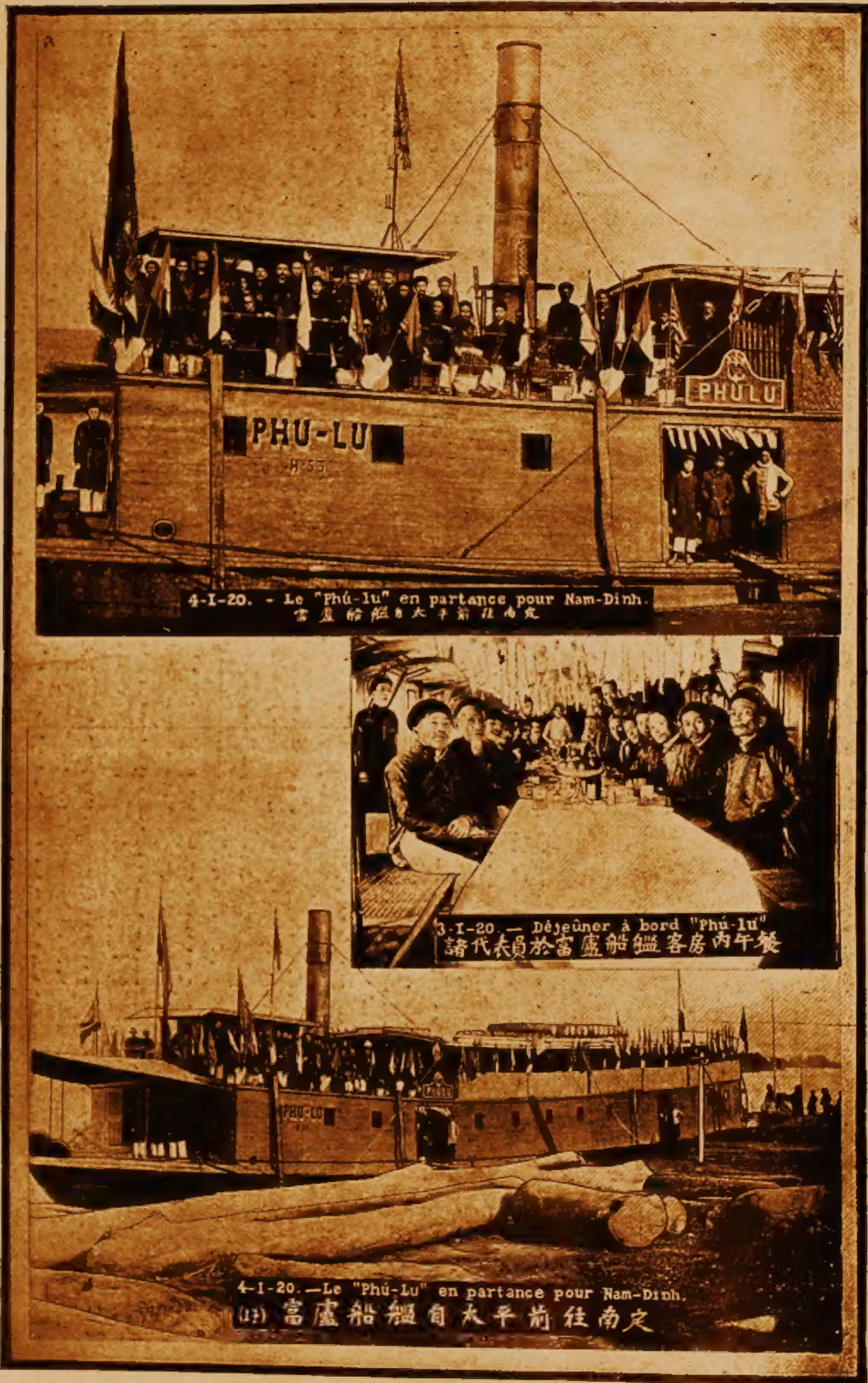
一則應舉人之資格也。夫議員一席。乃國民最重之天職。使諮問議會既經設立。則我中圻人皆有候補議員之資格矣。然凡我人出而應舉者。請當先自問曰。我之負荷此天職者。其能不負人民之望乎。我可以代表斯民達而情意於上聞乎。我能明閭閻之利病而爲政府條陳乎。財政之出入。公益之施行。我可以備政府之顧問乎。雖議會屬於諮問之性質。則我民代表之地位。固不敢比擬於各國之代議士。而以何等政見。何等目的。妄有所主張。然政府既組織機關。以求民意。則我人出而應舉者。亦當先自討論觀察。以無孤政府下問之深意。以無負國民委托之重責。議員之地位。是行其國民天職之地位。非是援此地位。以要求品銜也。又非是援此地位。以炫耀鄉里也。雖議員限滿

之後。苟朝廷政府或察其功勞而獎賞之。社會同人或望其丰度而尊重之。此亦屬於自然之報酬。而方其出而應舉時。則凜凜然思奉職之匪易。及其獲舉爲議員時。則孜孜焉惟公益之是謀。幸勿萌虛名之想。胸無懷抱而亦出以應世。徒邀個人之榮幸。此議員之職方爲盡責。若夫政治經驗國家知識。則在於此後之歷閱。今吾儕豈敢苛責哉。

吾儕須知夫朝廷政府爲國民施行一政策也。組織一事務也。亦以此而試驗國民之程度耳。使吾民能因上人之所布置而應承之有效果。則既不孤上人之期望。而亦足表明其國民有增進之資格。夫政府之治斯民者。不啻如保姆之看護兒童耳。今日賜之以球。而知玩用焉。則明日必賜之以杆。繼明日必賜之以弓劍。凡各玩具非保姆有所愛特恐兒童之不知應用耳。今日政府之設諮問議會亦何異。是使政府一經設立。而我國民有選舉之責者。則知所選擇之道焉。有代表之責者。則知所奉職之道焉。於是在上之政府觀察我國民之行爲。必私自計曰。此一團民族眞有進化之景象。誠政府可愛之寵兒也。今日而備諮問。爲他日而準預議。爲積至十年數十年。由學習歷閱之所得。安知不造成國民完美之資格。而保護政府亦深慶其開導我民之成功。夫保護政府本以文明政治示的於我國民。而能承行無弊。洗滌自新。是在我國民之自勉者。

▲振整官場問題

著作領東關縣知縣楊嗣璠肅　稟　太平省撫部堂大人閣下斗炤。恭承奉錄勸廉論文。兼蒙飭示。臣奉三尺簡。不勝惶恐而汗流。公視一世。人何曾歌泣而告語。洗汙風於貪墨。扶輿留淸淑之精。沐新雨於文明　君相造江山之福。竊惟廉之爲訓大矣。廉有出於天與亦有得於人



4-I-20. - Le "Phú-lu" en partance pour Nam-Dinh.
富盧船艦自太平前往南定

3-I-20. — Déjeûner à bord "Phú-lư"
諸代表員於富盧船艦客房内午餐

4-I-20. —Le "Phú-Lu" en partance pour Nam-Dinh.
(17) 富盧船艦自太平前往南定

(Kinh ảnh hiệu Hương-Ký Hanoi)

與者。天與之廉。性命主之。人與之廉。君相造之。故天下不能皆廉。清濁之氣有所賦予。而或限於形也。天下亦非盡無廉羞惡之心。有所感激而自趨於性也。知羞惡則知義。知義斯能知廉。無飲盜泉無流慾溪。潔無蒙塵。清無染泥。爾心無黑。爾目不迷。此則物之不齊而人爲之齊也。若夫喪廉失恥爲世所鄙。剝下求豐。悅上取媚。雖千日之醮。終不飽於餓鬼神鼎之鑄。亦見逃於魑魅。又若托廉鳴高。惟利是操。大則選錢。微而拔毛。雖雷霆轟擊。猶緊抱其荷包。慈悲說法。不捨去其屠刀。此則物之自爲而非人之或知也。嗟嗟。野象藏牙。致焚其身。驪龍抱珠。有探其頷。詐而多濫。爲怨之塹。律條無科。惟錢是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貪而多取。乃奸之府。慨世情之昏汶。孰爲跖而孰爲夷。記滄浪之詠歌。濯斯纓而濯斯足。仰惟　五皇範。示立嚋敷訓之經。若有一个臣作大法小廉之準。

天子有命。煌煌德音。厚俗有訓。勸廉有箴。炤耀天日。豁開雲陰。閫臣奉詔訓飭。諄諄感物以情。率人以身。大棒喝夢。寒冰飲人。浥清露於九霄。拜銘　天語。焚心香於五夜。翹仰卿雲。敢不勵志如衡。持心似水。相爾室毋自欺也。顧依　天子之光。人有過勿憚改之。奉聞君子之教。讀循吏傳。尙不愧清白之子孫事　大夫賢或無忝舊德之名氏。今肅稟。

啓定四年拾貳月初四日

●宣光風土記

光祿寺卿領宣光省按察使　阮文彬撰

我北圻上游諸轄。宣光一古雄鎭也。山溪秀異。地勢權奇。貨產甚多。勝蹟不少。地輿誌但舉其大綱。舊野史又落不僅見。苟不表而識之。則吾國之寶。蘊而不發。然求其敘事入細。將使天地自然之利。化工造設之奇。古今沿革之殊。氣候風俗之異。與夫近日　貴保護經畫拓蠶叢闢地利以振起農

商等寔業之大手段。一一於寸楮得之。必有親履其境。始能隳括情形。摹寫現象。俟承乏斯土。幾三閱寒暑。常於公出之辰。休息之日。觀形勝。察民風。竊嘆中洲人滿。地少立椎。上游人稀。土多棄產。我朝廷曾置營田使。　貴政府又奬屯田家。每施調劑之策。而吾國民猶少冒險之根性。匪僅好景奇觀。不曾賞覽。而物華天寶。且棄如遺。玆欲舉此一轄以逆推沿山諸轄。且爲寔業與考古諸家媒介。爰作宣光風土記。

宣光古號文郎國。陳初（一千二百二十五年）屬國威道。日宣光州。宣光之名始此。黎聖尊光順（千四百六十年）置宣光承宣。始爲重鎭。　本朝嘉隆初（一千八百二年）稱爲鎭。明命十二年（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改爲省。嗣德年間（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宣光省統治安平襄安二府。咸安永綏渭川保樂四縣。沾化陸安收州三州。北通雲南廣西。南接端雄。西隣興化。東夾高平太原。版章甚廣。逮　貴國保護。以地廣林叢。防禦頗難。遂割襄安府保（莅保樂）樂渭川永綏三縣爲河楊屬兵官第三道。割陸安州屬安沛省。又以山西省之山陽縣屬宣光。至維新七年（一千九百十三年）　改爲州。維新十年（一千九百十六年）　又分咸安爲安山縣。咸安州。今統轄現存安平（莅收州）　安山咸安沾化山陽五府縣州。民丁八千五百九十一人。田土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九畝。蠻民一千五百三十二家。正供稅簿合得三萬一千七百九十元零。較中洲諸轄雖小。然地勢橫袤。猶居然一大省。省莅在安山之綺羅社分。環土山爲附郭。繞瀘江爲湯池。現存舊城。兵官屯住。使座省署居城之東北。環城庯及諸府州庯面。皆中游人僑寓營商。歲久成家。便投庯籍。視爲樂土。山川則山陽州有歷山最高。安山縣綺羅山嚴山次之。其餘千岩萬岫。蟠地皆山。不可名狀。瀘江自雲南入河楊。經過咸安安山。滙于越池。襟江自保樂經過沾化至安山合入瀘江。沚江自安沛經過安平至端雄府合入

瀘江。底江自太原經過山陽合入瀘江。均會于越池四小江之流域。皆兩岸靑山。灌漑之利頗少。然火船舟筏藉此江道以通商。不無厚利焉。溪口甚多。惟廣溪爲最廣。溪屬沾化州。流入襟江。溪底皆石。秋冬之交。水淺而碧。居民以竹木截溪捍水。旁開一竇。以大方筍承竇口取魚。每夜約得數擔。甚靈妙。（常遊廣溪偶得一律以紀實。輕舟晚上廣溪灘。溪水如藍徹底寒。障水有籬編密竹。歐魚投檻放奔湍。土人淳樸機何巧。地利搜羅易不難。甚處淸幽無俗氣。數聲鳴鹿喚深山。）瀴溪屬咸安州。流入瀘江。溪兩旁林產。皆從溪流載出。船筏多集溪口。宛一小江。（常與蠻衙管知員往瀴溪公幹。晚回。舟中口占附錄。以見江溪便利。瀴溪乘晚泛輕舟。天氣淸凉最愛秋。兩岸靑山排漢立。一江紅水卷沙流。壺樽不少南樓興。風月宜同赤壁遊。錦繡山河看日闢。利源他日勝中洲。）

道路則一自省莅抵富壽長五十八千西尺。又自省莅抵咸安州衙長四十七千西尺。自州衙抵河楊道之永綏轄地頭長約三十千西尺。此條是北圻之第二官路。橋梁多用鉄骨吹芒頗形堅緻。一自省莅抵安平府衙長三十七千西尺。又自府莅抵安沛地頭約十二千西尺。一自省莅抵山陽州衙長三十千西尺。又自州衙抵永安之立石縣地頭約三十千西尺。自州衙抵太原之文朗州地頭約十四千西尺。（此段現常修築）一自省莅抵沾化州衙長六十八千西尺。又自州衙渡襟江經過那敦若市、那豁舍市抵北泮之畧野州地頭長約七十千西尺。此三條或沿山脚或過山巓。每遇溪澗必架木橋。每一千西尺。必有一橋或二三橋。隨溪澗多少之數爲差。又自省涖抵城蛤。夾太原之文朗州地轄長四十千西尺。路行沿山僅容人焉

關津則省城臨江。火船輪往舟筏蟻附。運載貿易頗形鬧熱。諸府州涖。均有津渡。船筏輳集。山陽州則有金川播琅二津。次火船板船多搭載煙葉燒炭。屯堡則有城蛤那豁北睦諸屯。靑跨兵住紮屯田則貴靈牧貴田主多隨地請墾。不下十餘所。容受中州貧民耕作。頗多就中金川煙草屯田爲繁盛特色。市廛則省庯有三岐市春和市每日一番。其餘均每月六番。安山縣有軒市（在扶軒社一六等日會）楮市

在東水社四九等日會 安平府有吉市在大同庯五十等日會 大同市在大同社四九等日會 玉市在平穩社三八等日會 咸安州有簿市在平沙社四九等日會 渓市在扶鑾社二七等日會 北陸市在仁睦社一六等日會 沾化州有祿市在祿庯三八等日會 苔市在苔關社一六等日會 那豁市在那豁庯四九等日會 舍市在舍市庯二七等日會 山陽州有春市在上陰社五十等日會 棱市在善計社五九等日會 播琅市在臨川社一六等日會 孔川市在孔川社一六等日會 碰市三八等日會 金川市在金川屯田每日會 諸市廛所貨色多是土蠻民攜林產發兌。氣候則夏秋海風爲山林遮阻。熱度過於中游。冬春早起瘴霧濛密。午日始消。冷氣較中游更甚。夏秋陣雨屢下。百溪千澗。齊注瀘泚襟底四小江。奔流不及。洩泛成大潦。田禾常被浸沒。然只二三日即落。冬春水下。江心不可灌溉。間有引溪水稼夏黍。爲數頗少。風俗則土民樸。少爭訟。官吏能省事。則終歲罕到衙門。性頗懶。耕作只早辰。晚便息。或操鎗弩射獵。粟米若不繼。取林產貿易替之。苟充食便已。不謀儲畜。故民貧。然無饑色。且有牧畜之利。遇需緊賣牛應之。保舉則少願應者。或從役三年即請辭。蓋民居稀少。鄉村內無莊嚴亭宇。鄉飲位次如中洲。而遞年雨注。路圮橋流。則辭役之總里。亦常與壯丁供橋路之役。無可諉者。不樂應保。或職此故。牧民者要宜寬鴻以待。凡督視工役。善諭之則樂趨事。威迫之則反虛應。蓋土民好寬而惡刻也。嫁娶則通媒使辰。女家常約留壻居五年或十年二十年。依約始嫁。或無男則約永久贅居。號爲世壻。因許承嗣。間或壻貧。聘儀不週。而不願居贅者。亦必留贅三年服勞。若以功勞抵當所聘儀所欠者。故嫁娶多是贅壻。親迎頗少。喪禮則略似中洲。飲食煩費之陋習。祭祀則社民均有亭寺。構以竹木。覆以茅草。規模窄陋。儀節簡略。私家忌臘略似中洲。服飾則多用靑布。婦女頸耳及兩手。多飾銀環。壯男亦常以銀環銅環飾手。言語則用土音。呼中洲人爲京人。語爲京語。每遇京人問答。頗能操京語。惟沾化州村居人多不解京語。倘有事就省案座質問。必以土人爲通譯。家居則依山麓。架木爲棧。葺蓬爲

3-I-20. - Devant l'Hôtel du Tuan-phu de Hung-Yên.
興安撫署堂

3-I-20. - Dans le salon du "Phú-lư".
諸代表員坐富廬船艙之客房

3-I-20. - Le "Phú-lư" en partance pour Hưng-Yên
諸代表員上富廬輪船前往興安

(Kinh ảnh hiệu Hương-Ký Hanoi)

廬。人棲棧上。下畜豕牛。蓋防惡獸。而避濕氣。擔水則用大竹筩。一擔二筩或四筩。行路則帶米而往。以竹筩煑飯蒸蔬。飯後掬溪水冷飲。不拘冬夏。習慣亦無痛恙。蓋山路絕無茶亭飯店。可憩息者。男女齒皆潔白。無黑染之陋習。人多樸野。無欺詐之弊風。蠻民性懶。略似土民。然言語佅𠌦。服飾殊異。或以木板覆頭。或結髮於額。或以漆飾髮。婦女多飭銀環銀紐。紐形半月。衣門紐片比聯十餘片。每人環紐。飭約銀數笏。此嫁衣耳。常服皆用青布。蠻民婚禮。通例贅壻至四五年。其白裙族。則婚日女著白裙。表貞白也。故名白裙。喪禮則滿三年設齋祭畢。始迎靈魂回家奉祀。無忌禮。惟元旦節奠祀。祭禮則每峒有廟僅一間。構以竹。覆以茅。奉祀山神與城隍。春秋二期禱祀、諸蠻族之名稱有白裙、黑裙、長衣、高蘭、大板、小板、猫蠻、短裙各異、且居住無常。或居一年不利便。棄而之他。或往別轄。或入中圻。每至酉年底修稅簿。咨報登籍頗煩。地產則城外瀘江左岸森山、安嶺山、及沾化州本司安山縣城蛤。皆有鉛鑛。貴國人合股開採。十餘年來。爲出港之大宗。城北屬瀘江右岸有炭鑛。貴博物家始尋得。現當開採。此天然產寶。我國人未曾討出也。至如砂仁稔香刀粉竹木蜂蜜麋角。山林互地。隨處皆有。居民所藉爲饔餐計。就中蒲提木禹餘糧。獨占多數。然此利反歸華商之手。可惜倘我人能合股收買。以兌售於火柴公司及清商。一年已成巨款。此吾同胞所當注意也。他如珍禽則孔雀錦雞雷雞畫眉百舌。山獸則虎豹熊豺犀象封豕麋鹿。無所不有。魚族則只嚼江溪石苔以生長。氣味清淡。不若中洲之肥。惟襟江鸚鵡魚頗貴。蝦蟹蚌蛤大小螺則絕不見。欲尋野味登之食單。要俟火船運來。價騰貴於豬肉。人物則武公淵於黎辰輯盜有功。拜爲宣光都統使。及莫簒位。遂與弟武公密。起兵拒莫。當世之雄也。後淵卒。密領其衆移居安平府之大同總。（俗稱庯吉大同卽是處也）築瓢城。稱嘉國公。

不肯屈莫。遣使詣淸化行在。疏請奉朝命。莊尊嘉之。許鎭大同。疆臣之忠也。麻世澤保樂縣抵定人。嘉隆五年千八百六年擒太原叛者楊廷蕭。七年千八百八年又俘叛者黄文筆。蒙授宣尉。土官之勇也。收州錦羅村儀氏誼。年十六。沾化州加愼社林氏高年十八。皆不汚強暴守節而死。明命嗣德年間。均蒙旌表。處女之貞也。沾化曲阜社梁氏新八十二歲。阮氏寧八十一歲。土平社麻氏茗八十三歲。羅氏內八十一歲。皆早寡白頭完節。啓定四年五月。均蒙旌賞扁額。節婦之烈也。山川靈氣。英雄英雌。間世而出。歷考今昔。足令人嘆獎。名藍勝蹟。則瀘江左岸森山祠奉第二神母。右岸三岐庸祠奉協順神母。居民稱爲上下二祠。英靈稔著。明命十四年。千八百三十三年儂文雲叛。山西督臣黎文德詣協順神母祠懇禱官軍進勦。賊平。以事奏聞。詔褒封并賜祭。今遞年仲春孟秋十二日。省臣率所在之綺羅晴旭二社民渡江奉迎森山祠神駕詣三岐庸祠合祭。頗見隆重。常與所在縣尹。九日登森山。偶得數律。附錄以見江山名勝。城外森山勢獨尊。靈光古廟巋然存。千秋陵谷尋常事。笑飲重陽醉不言。一上森山幾萬尋。重陽佳節半晴陰。英雄到此知多少。宇宙無窮變古今。潤眼江山成錦繡。同遊僚佐樂莕岑。藩方雲物秋來好。醉把萸觴不淺斟。啓定三年重修三岐庸祠成。適枉奉祀。并紀祠外名勝云。前後皆山。控森羅爲屏帷。廟祀千秋存國典。灣環有水。統瀘洮之流域。居民終古凛神權。祀典表尊崇。我　聖祖十四年伊始。靈祠重起矣。皇啓定億千載之三。香岩寺在瀘江右岸屬安山縣東水社。石山崔嵬。洞在山腹穹窿。高可十丈。廣數十丈。上有一竅通天。左邊斜開一竇。由竇口出。攀樹石可上山嶺。民居以洞爲寺。伐石塑佛像數座。遞年春正月初四日。省庸及附近村民。多詣寺行香。餘日則山扃雲鎖。石洞苔封。蓋寺在深山。無僧尼住持。遂成岑寂。然青山聳翠。瀘江繞前。勝景如畫。常因九日偕賓朋遊山洞。得一律附錄以誌勝蹟。見說香岩景物幽。偶因佳節叩禪遊。寺藏古洞開三竇。人對山花飲九秋。蠟燭燃烘探怪石。斧斤敲鑿[illegible]。歸來共羨奇觀好。擬補天工架梵樓。

善計洞在山陽州善計社山中。洞開兩門。各廣數十丈。居民因之。一爲祠。一爲寺。儼然宇宙禪關。不費營造。啓定二年。太原有事。以夾轄民情惶恐。承巡行山陽。曉示轄民安靜。抵善計社。入觀山洞。洞深入山根。幽邃不窮。土人謂以燭炤之可行約四五十

步。有澗水清淺。又有一隙天光炤入。可見此中奇形怪狀。然辰日已晚。不敢肆往冥搜。因得一律附錄以記所見。蓍計山間洞兩門。一祠一寺倚山根。天然鬼斧劇頗巧。不假人工製造煩。隱約神光岩屋見。莊嚴佛相石盤尊。無窮勝致千秋在。應得名人翰墨痕。安山縣仁者社有溫泉在往安平官路第十五千西尺之表誌。泉如魚形。頭稍圓如井。尾長而小。泉泥如濕灰。泉水如淡沸。泉口有淡烟飛出。泉氣微騰如炭火之氣。夾泉有小澗橫流。水潔而冷。泉流出澗合襟處。試褰裳而立。則一冷一熱。甚奇。世態炎涼。觀此澗泉可悟。試以手撈泥掬水。則熱甚如湯。不可觸。蓋泉水溫而泉泥熱度更甚。因得一律附錄以紀寔。里名仁者有溫泉。泉在疎林竹塢邊。滾滾泥中生熱沸。依依溪口出輕烟。誰將大造陰陽火。別作湯池晝夜煎。寄語遊人來此地。好傾溫水洗寒天。此皆據所見約略登載。若語其詳。恐難更僕。要而言之。宜光舊辰地形遼廓。道路未開。自有貴保護經理。設屯堡。置屯田。造鑛廠。立法越耕農等學堂。道路橋梁一一整飭。中下游之民。多就嚮集。嵐瘴之氣漸除。荒莽之區日闢。切願吾民奉我

皇上訓飭儉勤之至意。藉貴保護勇往排拓之毅力。而私相告語。農則日加墾闢。商則合本經營。士則專心學殖。行見如茶如錦之吾土江山。利源不窮。寶藏無盡。他日豐阜之最新光景。想不讓中洲諸大鎮也。記者寔馨香祝之。且夕望之。

◉傳記　汗漫遊記（續十）

阮伯卓

△桂林家庭

每禮拜日放假。同學諸友或出外訪友。或歸寓少叙家庭樂事。惟初辰余等兩人。雖放假日。亦未嘗稍離自習室一步。蓋校舍者即我等之家庭也。四無親戚往將焉歸。雖然我等不終此寂寞也。桂林省城文昌門外有一安南人之家庭在。足以慰余旅中鄉夢。特知之未早耳。一日衛兵來語余曰。營

門外有一老嫗立候。稱爲安南人。請與諸君會面。余答之曰。爾誤矣。我等非安南人也。安得識安南老嫗。姑囑之他去。繼次日某衛兵又來曰。安南老嫗。等候諸君於門外。今已三日矣。余乃告元君曰。何處老嫗。等待我輩若是之誠。無寧吾曹一接以辭却謝。使不爲營中官長所疑。余兩人遂出接嫗。嫗向余以南音問曰。「老人纔聞學生輩述云。校中有安南人入學。得非君輩耶」。余操華語答之曰「我們是中國人。并本校絕無安南的同學。老嫗纔所聞的話。無是外間說謊。要不可聽。請嫗歸去。無須找覓就是。」嫗復以南音告曰。「諸君既非安南人。安得識安南話。向我這樣答。請寔告諸君。老人離父母去鄉國。至今已三十餘年矣。目不得見安南人之面。耳不得聞安南人之語。今何幸得聞諸君在此之信。喜不自勝。君乎。老人非有求於君等。只望諸君一認爲安南人。講安南話。使我於三十餘年後。復得認故國人之面。聞故國人之聲。死無憾矣」。言辰眼眶雙淚交下。余亦惻然心感。仍猶操華語彊答之曰。「我非安南人。安得講一安南話給老人聽。」元君從旁撫余肩而罵之曰。「噫君愈演愈誤矣。對老人說謊何爲。」於是以寔告嫗。溫語而謝。問其住址。約以禮拜日訪諸其家。

嫗何人斯。乃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我越南國東京北寧省之十七歲的少女也。據某禮拜日。余等抵嫗宅。嫗敘述云。「我之鄉貫。今不復記憶。惟憶我父曾官至知縣。而我少辰則每早常購食物於省城之市也。余年十七歲。清軍駐紮近余居宅。日日常見彼遊行街上。余亦習而安之。毫不驚懼。一日余母使余浣衣於湖畔。余携一幼弟隨。弟僅七八歲。立於湖岸。拾落葉擲水面以爲戲。余則從事洗浣。忽余弟放聲呼曰。吾姊乎。大刀翁來矣。蓋清軍日常到各店戶。徵取食物。行辰以軍刀隨。不肯則嚇之以刀。無不奉命惟謹。吾儕常以大刀翁呼之。而在家辰。余亦以此嚇余弟也。弟呼聲未息。

彼等已洶洶而來。掠余上岸。余弟則神色倏變。僵伏於地。不敢叫泣。余一人左支右吾。急欲來抱余弟。而却被彼輩緊抱手足不能動。余被縛後。彼等置余於一竹櫃。擡之去。辰余神昏眼花。不復見弟。少頃。只聞余弟呼聲曰「吾姊乎。吾姊乎。」噫「吾姊乎吾姊乎」此最悲慘愁苦之聲。寔令余腸爲之斷。心爲之痛。是日之日。除余呼天叫地泣母號弟之聲外。宛然不絕於耳者。則只余弟之呼聲而已。非惟是日。至今余於獨行獨坐深夜靜思之辰。亦宛然聞予弟呼聲曰「吾姊乎吾姊乎」殘暴哉清軍。險惡哉清軍。予對於彼輩之仇。寔銘心刻骨。未嘗忘也。予辰性質薄弱。廉恥心亦太淡。不然死僅在旦夕。豈貪生忍辱至此。彼輩與法軍戰敗。掠安南婦女財貨以歸。我國婦女被辱者非僅予一人也。傷哉予也。被擄之後。彼輩攜回龍州。以予爲一市場上之販賣物。計一年間。予身易主而事者已十九人矣。今日予之主人。是乃予第二十次之夫。姓陳官管帶。現歸休也。予在龍川一年。陳管帶見予於一部兵之宅。問之。予述其顛末。公憐而納之。還某兵八十兩銀。辰陳氏尚爲隊官。至五年後而陞管帶。因早喪偶。以予續。公雖出自行伍。而天性慈惠。樂善愛人。與予結髮後。不以流落見鄙。伉儷甚篤。四年予舉一男。不育。至八年復舉一女。至今十九歲矣。老人語至此。以手指堂下一女曰。彼是也。識漢字。善針線。又能操南語。噫此女吾不嫁華人。而彼意亦謂然。媒者踵至予門。皆彼所却矣。嫗語辰女面嫣紅。有羞赧態。嫗繼曰。惜我主人業農於山寨。不克與諸君面晤。彼乃一老成慈善人也。彼今年七十矣。十年前。予以乏嗣之故。已爲彼置一妾。妾舉一男。今亦十歲。君乎。彼誠我之恩人。然我對於彼。亦能盡婦道。置有薄產。吾女生於南寧。吾儕抵此亦纔十二年。因主人歸休。故亦攜我返故里。謀蠶桑業。雖然吾未嘗敢忘本國語。無事辰予常喃喃自誦。俾得記憶。且以之教吾女。每於更

深夜靜。我們母女。燃燈相對。說安南話。予之慰心處。誠在是也。二十年前。予於南寧地方遇一女伴。乃安南人亦被清軍擄獲。予所知也。然彼自離國境後。不復講南話。并不肯認爲南人。有人呼之爲安南婦者。則視若人之罵我辱我。予思設辭以避之。噫。彼其人者。卽所謂忘祖無父之徒耳。人而至於忘祖無父。尙得爲人哉。」一嫗所操之南語。雖亦利捷。然物名常混用。如檯則呼之爲几。席則呼之爲床云者。蓋日久無人會話。不免錯誤也。予等每逢放假日。則以陳宅爲予等叙樂之家庭。予等在校。衣食都由官給。且每月得領薪貼銀人各十兩。予等盡以此給嫗支辦予等在外時間之酒饌費。陳居室亦寬大。空其兩房。備置枕帳床被。以爲予等臨時之用。每禮拜早。予自校出。纔入門。母已呼曰【阿妹陳慧娘。大哥來矣。】蓋陳慧娘者。其女名也。噫。陳慧娘乎。彼一段慘史。予另作後叙。噫。陳慧娘乎。予歸國後。尙憶其人。故去年於特別報份內。草求我庶士一題。以其名署之。示不忘也。彼生於中國。非僅能操南語。於烹飪法。亦得母氏之教。能爲安南饌。予等入室。坐未定。母已向予告曰。嗟予衆子。汝妹已先爲汝們做飯矣。飯時。母以酒進。謂予曰。你欲聞歌乎。吾女能讀歌籌。吾將囑彼一唱給你們聽。乃呼其女曰。歌兒來。官員等你矣。慧娘不覺紅暈於面。以目顧母。予等亦急止之。母曰。然則予試一歌者可。遂引喉而歌曰。«Ai dem tôi dên chôn này, bên kia thì núi bên này thì non.» 予等聞之。不覺失笑。告嫗曰。母誤矣。非歌籌曲也。嫗曰。然則此調無亦爲棹歌乎。繼低聲歌曰。«Vác chuông đi đánh nước người, không kêu cũng đánh một hồi lây danh.» 予又笑曰。噫。此又爲催兒眠曲也。曰。然則已矣。予技窮矣。

一日予抵陳宅。入客房。聞隔房有人聲。以手叩之。門啓。則見母方與其女切桑葉飼蠶也。母顧予曰。吾子乎。汝在校勤學。若得一婦居家理蠶織。樂何如也。予曰。兒流落子也。安克有婦。母指其女曰。彼

曾問我南國有桑葉否。彼欲偕我返事蠶業也。予答曰。吾妹勤於治生。可爲老母賀。然妹質纖弱。生計隨地皆宜。設想何必太奢也。慧娘曰。大哥。汝以我們不能南歸耶。予曰。能之。但歸境何如。非我所能知也。語時。母女似有不懌意。

四月後。陳姓主人自田間歸。以書招予於校。禮拜日予往訪。翁爲人溫和。接人以禮。有古人丰度。翁問予等身世。及遠方求學之目的。予曰。因我父母不欲予稍離膝下。故在國難於從師。迫得離家遠地投學。翁曰。凡爲子者。出必告。返必面。汝們不告而去。是重受疚諸父母也。宜速歸。父母望子眼欲穿矣。予曰。吾等今已離家。若學不成。無以告父母。卒業期在卽。斯時另賦歸來未晚也。翁曰。等候當幾許時。予以三月後告。蓋其時則正方六月。至九月始考卒業也。翁曰。可矣。仍切記莫忘汝父母待汝眼欲穿矣。予聞翁言。殊惻惻有遊子欲歸歸不得高堂白髮倚門閭之感。

將考卒業前之一月。其時則予等方在野外練習軍事。寔地測繪。忽遇嫗於街。問予曰。吾兒近兩星期盡不歸寓。兒乎。卒業後。將於時何南歸。幸先告我。予答曰。卒業期近。忙於功課。歸計未遑念及也。嫗曰。吾已爲汝妹備置衣服妝奩。予有私產可二千金。將收拾爲彼用。今日乃予向北村索債款。經歸途遇汝於此。兒乎。試猜汝妹行資有幾許款可夠用否。予問曰。妹何行耶。出嫁耶。嫗曰。嫁誰。嫁你也。予曰。母何言也。無亦母有何悲悶、發心疾耶。嫗忽垂淚而語予曰。君乎。我豈狂婦人。甘以其愛女獻人哉。我女長成。非惟工於女紅。頗能從事筆墨。彼父亦一武階休官也。家世不至鄙賤。於此間社會。媒者踵門相接。而我未嘗許人。因我心每懸祖國。未嘗稍懈。決計早晚必歸來。以葬余老骨於故國片土。幸得與先人地下相見。予願足矣。吾女與予兩人如一身。且夕不可少離。吾歸女必歸。寔彼

志也。君等試觀彼專心學南話。貢南餐蓋彼亦欲歸後得事一南人。與母共晨夕耳。但向來以道路修阻。前路無人指導棲山跋河。非婦女能力所及。徒抱此志。將伯無人。不意今日得遇諸君。寔予母女莫大之福幸。我已與女商。君若見愛。彼願終身以從。不然。君等歸辰護我母子到故國境。我們感恩寔無旣。噫。吾兒乎。積一年心事。因兒等求學時期。予未敢明告。今學成之後。豈以化外人見却我哉。言時於衣袋中出一紙。告予曰。汝妹於兩星期間。不見汝來。昨夜修一書。囑予於歸途經過校門致汝。頃予問之衛兵云汝等畫圖於此。故迂道相見。汝試展讀。彼作何話。書云。

吾哥覽悉兩星期以久不歸寓。家母甚爲盼望。幸有暇惠臨爲感。諸兄卒業在卽。前途浩大。可賀可賀。妹蒲姿柳質。秉性愚昧。無以怡母心。母年老無嗣。歸志頗切。妹義不應悖父而行。然幸家有弱弟。由次母出。足以承尊祀。妹計惟晨夕奉母。南北東西。惟母是隨。母年來獲遇諸兄。乃同鄉人。前路有知己。曾與妹商定歸計。行裝已備。遲早在諸兄卒業期耳。近聞貴校數旬後開考卒業後何日著歸鞭。幸見示知。諸兄乎。妹母女待庇於諸兄久矣。得蒙垂護。恩在結草。我們母子騎尾追隨。歸途當不慮寂寞。誼屬同鄉。義近天性。幸勿見怪。諸兄俠人也。當必有以教之。切待復音。此上。

陳慧娘斂衽。

余讀竟。告嫗曰。現在時間無多。未能盡白衷曲。次日。兒另有書寄妹。詳敘一切。可也。嫗遂別。明日。余以書致慧娘。書中大意。敬服其事母之孝。感謝其對於母族同胞之饒有感情。及示知余等卒業後尙奔走異地。未能歸國。（托言須往燕京入陸軍大學或往日遊學）勢難護送歸國。勸他母子。不可離主人爲要。次星期。余得暇往訪。嫗以一扇示。則慧娘所贈余也。上畫一農女採桑圖。幷書一絕云。陌上桑。條採採。歸桑刀細切。

飼蠶兒。山南山北情相繫。他日憑君萬丈絲。余和之曰。桑陌何人採採歸。歸來珍重語蠶兒。繭成莫繫遊人足。却怕風塵易斷絲。書此返之。從此慧娘亦不復以書送余。

傷哉陳氏一門母女。一則魂縈故國。欲附歸帆。一則計托終身。思全子道。方知婦人之情戀故土。爲尤重。女子之孝。於愛母者更深。余何人斯。忍木石居心。而孤負彼之信我愛我者。無奈予輩之境遇。決不可向彼們婦女道。寧我薄人。毋寧人誤我。此非特我心已決定。并元君亦以此告我也。自後余等因學堂功課太繁。與陳氏門亦漸疎來往。辰因中國民黨。有蠢蠢欲動之消息。故本校亦先期於八月初旬考卒業。予考得一步兵優等生之文憑。卒業後。元君欲投兵備處爲軍官。予則決計往北方各地覓位置。予未離桂林之前。歷謁當道及各校長教官謝恩。並向各同學叙別。繼往陳宅謝別。只見陳翁在云。隔前兩日。母與女不知去向。現方四面尋覓也。予聞之駭愕。急歸寓告元君。纔入城。忽遇前日在陳寓奉侍之一僮。方佇立道左。見予來。急上前且喜且告曰。元先生。阿母及阿姐已於大墟待你。囑予來邀你同往。害殺予半日的工夫。覓你殆遍矣。予曰。母與阿姐俱去耶。曰去矣。現宿於大墟眷戚家。待君齊來。更顧舟下江。快往。無使大家久候也。予曰。可矣。汝姑返。予寓俟整行李去未晚也。予乃攜僮歸寓。更以事密告諸翁。翁曰。彼母女平日有南歸志。予知之久。仍無人可托。故屢阻之。君此行或能歸國。可否爲之前導。予亦將成彼母之志。以慰其心。予見君等素重其人。幸能寄托。寔所欣願。近日彼母亦屢向我言之。然我探諸君意。似不贊成。故遲遲不欲啓齒相告。今彼意已決。遲早亦不能保其不去。君乎。君我一家都成眷屬。幸勿客氣。幹此一椿事。俾寬老人心可也。予聞老翁言。不覺淚下。乃告翁曰。僕等遠人。久托階下。得全家信愛。視同骨肉。不勝銘感。翁乎。使僕等歸

計已決。則敢不受翁之托。竭力護送歸國•代覓鄉族•情關母妹。敢言其他。仍僕等之境地。最爲屯蹇。歸來之賦。未卜何辰。因此不能承命。非是薄情於母妹。蓋不敢致累於母妹也。余乃以其去國之來歷。及歸國之困難。向翁告。翁曰。然則今日君可代我往大墟。向他們解說。且囑之返。仍不可謝絕。以傷其心。只云待遊學大成之後。另以歸期報可也。余語翁曰。母與妹返辰。望翁勿深見責。以增家庭之惡感。翁曰君乎。余十年前。家計太落。賴我婦人一身撐持。至今日贏得中產。置妾育嗣。爲我計者極周至。余曾與彼約。吾家百事就理之後。卽當送彼歸。且以其女從。不謂以余暮年。前路復無熟人可投。故遲遲至此。彼之不告而去者。寔由余不能踐約之故。余豈以此罪彼哉。君毋須過慮。余乃溫和寬恕之一人。彼們知之久矣。余於是奉翁命。往大墟見嫗及女。

嫗與女自聞余解說之後。亦允歸桂靜待。余以彼歸復翁命。而余亦於三日後。整裝就道。臨行辰。翁及嫗送余於濱次。嫗以一羅巾示余。中書一絕。卽女所附寄也。憶句云「匆忙遊子推舟去。是我停針靜坐辰。臨行不欲送君別。留待他年附翼飛」。傷心哉。此多情之女子。其結局也。何如。寔予不能代彼作主。大凡吾人既知義務之爲重。則愛情視若無物。雖然愛情可斷也。而義務可成耶。漓江九曲。迴予腸。却被下灘之水。流欲斷。回憶昨日之日。予親臥於病床。予子號於階下。而予便不顧而去。噫。誰其驅予迫予。至於此地。而復知愛情爲何物耶。予思及此。遂於江途中。啓箱出羅巾一裂。投之捲流水。

噫。此女最後之一段慘史。正隔余離桂後之一年演出。然余急欲於本章叙述。既無三生之緣。則借一筆之力。以酬知己。慧娘慧娘。君有知乎。余對君之義務。完於此章矣。千九百十三年十月。余自四

川重慶府返滬。遇同學友張君。告余曰。我友在桂林同鄉人之陳寓。於君離去後。所演之悲劇。曾知之否。余聞之大駭。問故。友曰。陳氏女名慧娘。於君去後。因某者艶其色。欲納爲妾。女不肯。某以此積怨。因民軍起。某擁兵來。欲奪之行。女及母堅拒之。因此慧娘被了於某手一槍之下。某何人斯。郎：：悲哉悲哉。此信胡爲乎至於余之耳哉。信耶。疑耶。慧娘慧娘。無情之彈。安得掠君而去。吾恨不同辰在地。殲彼兇手。以奠於君之墓。貞烈哉。君薄倖哉。我慟哭已矣。傷心謂何。於辰余以酒一壺。香一篆。爲文而吊於滬上。

（未完）

◉世界產米之統計（續）

世界五大洲（附澳洲）米有出口有進口。舍歐洲完全無出口外。餘均有進出。或有已進口而轉運他處者。茲再立表於下（均以噸計）

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七年

	出口	進口	進口之淨數
歐洲	無	一。三八八一六〇	九四二。九八〇
北美	四四五。一八〇	一四二。九九一	一三四。八二三
南美	八。一六八	一〇七。四八六	一〇四。五八九
非洲	二。八九七	一一〇。七四八	九七。〇九六
澳洲	一三。六五二	二八。二九三	二八。二九三
亞洲	二。二五八一二九	九一五。四八六	一。三四一。一四四

按亞洲之一、三四一、一四四爲出口之淨數

世界產米之統計　五六

合計歐洲南美北美非洲澳洲五年中米之出口。爲四六九八九七噸。進口爲一七七七六七八噸。除轉運他國而得之淨數爲一三〇七七八一噸。亞洲(僅以中國日本印度三國算)則進口少而出口多。蓋產米甚夥。供給他國而有餘也。

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再調查進出口之總數立表如下。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

	出口	進口	進口之淨數
歐洲	無	一。八九四。一一七	一。二七九。八二五
北美	六一四二九一	一七七。九八七	一七二。四二三
南美	五。五七五	八六。〇四八	八二。六二二
非洲	三。四二六	一四六。一一二	一二三。五六六
澳洲	二二。五四二	三三。八九五	三三。八九五
亞洲	二。二九〇八七四	五七六。四八〇	、。八一二。八九五

按亞洲之一八一二八九五爲出口之淨數

合計五洲前五年中米之出口爲六四五八三八噸。進口爲二三三三八一五九噸。除轉運他國而得之淨數爲一六九二三二一噸。較之前五年略有增加。而亞洲之出口數亦較多。茲再將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調查所得立表如下。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

	出口	進口	進口之淨數
歐洲	無	一。四三六。五二七	一。五〇六。七五〇
北美	三七九七七七	二五七。八四六	二三一。二四一
南美	二六。六〇四	八一。九八一	七八。五九一
非洲	三。三九四	一四三。〇四九	一二二。七七五
澳洲	二〇。二七五	三六。一六七	一二六。一六七
亞洲	二。一六九九七八	六七四。四八四	一。四九五。五九四

按亞洲之一四九五五九四爲出口之淨數

合計五洲前五年中米之出口爲四三〇〇四六噸。進口爲一九五五五七〇噸。進口之淨數爲一五二五五一四噸。以視前五年略已減少而亞洲出口之數亦減去三一六三三〇一噸矣。

△世界橡皮業之發展

中美新聞社云。當歐洲大戰中。橡皮之需用甚繁。以美國爲尤甚。故有業橡皮者無不利市十倍。益奮力從事於種植。一千九百十三年凡產一萬八千噸。而至一千九百十八年則竟增至二十五萬九千噸。較之戰事初起時。多一倍有餘。美國方面。橡皮進口之數大增。幾高出全世界橡皮產生之數。自一千九百十四年至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止。進口之數竟較一千九百十三年多至三倍。歐洲中部諸國。前此橡皮之進口極多。而於戰中則大見減少。俄羅斯於去年一年竟停曠不進。英法二國尚有進口。然終遠不如美國耳。加入戰團而後。亦仍有增無減。考之紐約國家市銀行之報告。

則休戰後橡皮進口尤大增。較前一年多百分之二十。計其大戰數年中用去之橡皮幾占世界產生之數三分之二。除進口外。復專人四出收買。計值凡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云。惟以美國之需用者繁。故東方橡皮之產生。竟自一千九百十三年之十萬八千噸。一躍而成一千九百十八年之二十五萬九千噸。惟此項橡皮產生於森林中者。並不增加。反似減少。大抵由種植而得。世界橡皮本可分爲二類。一曰林中產生。其產生於林中者。率在巴西一帶及非洲之孔戈流域。種植者亦分爲二類。一在馬來半島。一在荷屬東印度包尼哇錫蘭及印度之一部分。非列濱亦有少數產出。而最多數則在馬來半島。一千九百十三年凡產三萬三千六百四十一噸。而一千九百十八年則增至十三萬二千三百六十四噸。其他東方諸國。亦有增加。計自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一噸。增至八萬〇二百三十六噸。而巴西森林中所產。則略有減色。一千九百十三年爲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噸。一千九百十八年。則減至三萬四千四百十九噸。可知林中產生之橡皮。殊不若種植者之旺盛也。美國需用之橡皮。其大半爲製汽車輪胎之用。每年計須值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現據最近統計。世界於製造輪胎之橡皮。每年約需金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千九百十九年。美國橡皮進口之多。爲商史中從來所未有。其每磅價值之低廉。亦爲一千八百年以來所未有。其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之橡皮。平均每磅僅需約十銅幣。而五年以前則至少須五十銅幣也。一千九百十四年。每磅須五十四銅幣。一千九百十三年須七十九銅幣。一千九百十二年須八十四銅幣。而一千九百十一年間價值尤昂。每磅須一元〇六銅幣。以今視昔。相去遠矣。茲將美國一千九百十四年至一千九百十九年間。由外國輸入橡皮之數額及價值列表於下。

國名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比利時	一一。〇〇五。二四六磅。值金六。四八一。九〇一元	無	無
法蘭西	二。六二九。二八七磅。值金一。一二四。二二九元	五〇九。六七五磅。值金三二一。一四四元	六一六。七七二磅。值金三〇〇。〇五二元
德意志	七。〇五二。七六七磅。值金三。五九五。三六九元	無	無
荷蘭	二。〇四六。四四〇磅。值金一。一三四。〇六〇元	四七九。三八二磅。值金三六三。八二六元	一〇二。七二六磅。值金六九。八二二元
英吉利	四八。二七九。六二九磅。值金三一。一五二。三一一元	七二。四五九。四〇八磅。值金四八。四四。四一六元	七八。七四二。二一七磅。值金五一。八五一。三六九元
巴西	四〇。六四一。三〇五磅。值金一六。三一九。〇四八元	五四。九六六。二二七磅。值金二五。一五〇。四九三元	五六。八一八。九六六磅。值金二五。六五四。九二四元
英屬東印度	一六。一三三。八八五磅。值金九三。〇八九。二七二元	一〇五。二四〇。一〇四磅。值金六二。四八七。一四九元	一三六。四〇四。三六八磅。值金七六。九九三。〇五一元
荷屬東印度	四六二。二二〇磅。值金二八六。四三七元	二〇。二九一。六二二磅。值金一一。六〇五。七九三元	四五。〇二七。四一〇磅。值金二七。二三九。五〇一元

國名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比利時	無	無

世界蔗業考

法蘭西	五〇八。〇一七鎊。價二二五。八〇三元	三四七。〇〇三鎊。價九六。四四七元
德意志	無	無
荷蘭	無	無
英吉利	二一。九二六。九四五鎊。價一二。七九三。六〇六元	一八。二一〇。二一〇。八六〇鎊。價八六。二四一。六二八元
巴西	四一。二七七。九一四鎊。價一四一。三〇七。一五八元	四三。二六九。一五三鎊。價一三。八八九。八五〇元
英屬東印度	二五八。二四五。七二四鎊。價一三八。三二四。九九六元	二四六。四六〇。五九四鎊。價九七。五六八。一一一元
荷屬東印度	五三。六六三。八五七鎊。價三〇。五〇四。五二五元	三五。六九五。九一七鎊。價一三。九五〇。九三六元

◎文苑　古詩摘錄

△洪川詩草

送竹堂范公戶部建節海安兼商政大臣

東省衣裳會。西溟互市船。人兼新世界。地接古龍編。暫輟中樞柄。分司制閫權。從來收五利。道策倚前賢。

送阮善關持節嘉定兼領事

須彌下垂包四荒。大浪橫截東西洋。禹貢以還四千載。山川風物遺職方。氣運將開異人出。匠心獨造玄冥藏。古星測水役雷火。梯山航海依天光。去年(甲戌)法蘭求互市。詔書特準申和議。翠川司馬舊良守。(善關經莅新平府)八月星槎下南紀。道

老輩忻賡雨春。諸國歡迎天王使。憶昔載筆定軍營。與君聯榻臥談兵。從容樽俎却敵騎。傾倒意氣壽詩盟。風塵倏忽萬事改。故土飄零今幾載。羈愁度信哀江南。重老少陵臥江海。那知此地逐征鴻。乍逢忽訝如夢中。蕭齋春甕夜貯月。客舍班馬晨嘶風。懸知後會在何處。坐愴鬢髮旋成翁。如今當宁殷南顧。司農仰屋憂財賦。重洋商政屬新銜。三國和書存掌故。贈君苦之籌海篇。矯首天南悵雲樹。

送順撫黎公庭俊左遷河內布政使

天末悲風起塞寒。秦川（秦占城別號）樹色撲征鞍。已將高論存名義。豈憚卑飛惜羽翰。白海（辰富人己淵商於白藤海口）帆檣新世界。朱鳶城郭舊長安。承宣亦係籌邊責。除郤和親建績難。

送黎洽紹化教授爲松齋作（丙子）

同官舊與提刑識。（黎父仕至按察使）將母今看捧檄行。自有雄文鳴盛世。不妨丹灶活蒼生。青萃繞郭纍茸嫩。香氣浮窗桂樹榮。地產儲堪供色養。早將湖學振羣英。

次珠江裴公禩甲使元韻

梁園清集酒初醺。惜別佳章雅意慇。中外邦交嫺故事。東南全局飽新聞。槎浮湘浦波移月。馬度盧橋柳拂雲。遙想金臺觀樂罷。歸軺恰好近春分。

會勘羅魚地界候準屯田留別京中諸公

三藩西去接窮荒。寒草萋萋日色黃。銅柱幾辰標漢界。穹江從古限蠻方。地臨絕徼人煙少。天入南洲雨露長。深荷羣公推轂意。肯辭章甫老耕桑。

次前韻寄松堂戶部

軺輶三月下炎荒。一路陰雲拂乘黃。欲爲南來存舊俗。肯辭龜手試新方。山環占臘諸番近。水接瀾滄萬里長。自古籌邊資廟算。司農何以佐田桑。

◎今人詩摘錄

近得智園范先生抄錄這稿送到。幷謂南州今人詩文。尚多有佳作云者。此語誠然。南州久不染科場之習。故間有一二作者。詩思超脫。不爲場屋所囿。鄙人昔遊南中幾一年。曾得聞其一二篇。恨口久不及記憶。寄語智園先生。如能摭拾以公同好幸甚。卓附復

▲菊農詩草　嘉定 張嘉謨

自嘲

早歲竊虛譽。爾身故不長。求詩苦欲死。得酒喜成狂。纍纍喪家狗。行行羸角羊。江天空獨立。流水下殘陽。

泊藩郎步禾多尹陳善穀韻

靜坐無言閣斷魂。正思老母倚閭門。回汀晚泊風濤穩。隔浦遙看雲物蕃。嘹亮笛聲飄素影。參差山色亞寒痕。浮萍俗態多輕薄。杯酒醫愁又醉昏。

登芳梅山 屬平定

維舟耐施口。策杖芳梅頭。古壘已蕪沒。孤村空水流。江山未改跡。風雨忽生愁。南向不堪望。笳聲起白樓。

大占島

東溟鎮一島。樹木青岩嶢。灣畔人家少。厨中猻玃驕。遺風多寺廟。生計只漁樵。詎意逢相識。殷勤小店要。

順安汛

帆落順安口。憑看倚短篷。洲中虛築壘。江畔剩離宮。荻葦帶殘炤。波濤揚怒風。從來感懷意。無處問蒼穹。

友人見訪因次秋懷元韻奉答

秋花秋草思依微。漫道歸來未得歸。官味長年杯酒薄。交情幾箇尺書稀。六街餓索東方米。八月寒生季子衣。詎意眞仙頻見顧。當前珠玉粲清暉。

◉辰談 世界之部

●法新總統戴香納氏之略歷

新任總統略誌前期茲接某報譯中法新彙報一篇。摘登如左。　法國新總統戴香納氏 Deschanel 名保羅 Paul。佑琴 Eugène。魯意 Louis。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三日。生於比京布魯塞爾 Brussels。初肄業聖巴伯學校 Sainte-Barbe。後入康考賽國立學校 Lycée Concorcet。一八七二年。得文學學位。一八七五年。得法學學位。至其文學上之生涯。則初隸政府公報。繼隸政治文學評論報。一八七七年。專任辯論報編輯事務。其後著書多種。專述屬地政治。一八八三年。著安南問題。一八八四年。著澳洲之法國政治及巴拿馬運河二書。後者賚塞泊 Ferdinand de Lessepo(開鑿蘇彝士運河之法工程師)爲之作序。巴黎商業地理學會贈以拉貝露士 Laperousse 獎章。一八八七年。著法國在太平洋之利益一書。亦受巴黎商業地理學會之獎勵。至關於史學及評論之專著。則一八八八年。著演說家與政治家。一八八〇年。著女容論二書。皆受法國大學院之獎勵。一八八九年。著政治哲學論文。其他著述。不及備載。戴氏因是而爲法國大學院及科學院之會員云。

戴香納氏之進身政界。始爲內務總長瑪賽爾 Marcère 之秘書。(一八七六年)繼爲內閣總理西蒙氏 Simon 之秘書。(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一八七九年五月四日。爲塞訥瑪耐 Seine et Marne 州總秘書。同年十二月三日。遷勃來斯脫 Brest 知事。一八八一年四月四日。任麻城 Meaux 知事。後即卸職。以接受衆議員之候選席。蓋特戀縣 Dreux 之人民。感戴氏之德政。推以爲候選員也。然其結果。加底諾 Gatinean 氏當

選。戴氏卒歸失敗。一八八五年。戴氏列名安爾羅耶 Eure et Loire 州共和黨選舉名册中。卒在第二屆選舉中當選爲衆議員。翌年六月二十八日。戴氏在院中發表保護穀類之論。大爲輿論所贊許。報紙同聲稱揚之。氏之辯才。始傳揚全國。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氏在院中。討論對外政策。對於法國在近東之利益。發爲宏議。其影響於社會者至大。其年十月。討論海軍預算案。氏復摘出海軍行政之積弊多端。及一八八九年之選舉。氏復被選爲衆議員。自是每屆選舉。常獲重選。

是故自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六年。氏在衆院中。佔有極重要之勢力。無論內政外交問題。咸能應付裕如。凡所陳述。俱根據擋案約章。其思想正直而平穩。以是名聞全國。一八九六年。被選爲衆議院副議長。一八九八年。擢正議長。其後又任外交及屬地委員會會長。是爲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間事。自是又爲衆議院議長。當一九一三年。總統法易爾 Fallières 卸任時。戴香納氏亦曾一度爲候補總統。雖其結果卜恩加賚 Poincaré 獲一百八十票當選爲總統。然戴氏所得。亦有八十三票云。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衆議院表決對德宣戰案。氏卽以議長之資格。爲其主席。自是凡在戰爭期內。衆院關於內政外交之種種討議。氏均主持之。至其所發愛國之言論。則不遑歷舉矣。故戴氏之爲議長。在近數年中。直非尸位素餐者可比也。

去年十月十九日。衆議院閉會。戴氏將卸議長。以從事於選舉之運動。乃爲最後之演說。謂自此次大戰中。獲一最高之教訓。德奧俄土四國。高壓之權勢。與緘嘿不宣之制度。致墜其民於深淵之中。反之。法英比意美五國。採用代議制度之民主政治。傾向國際公道之主義。卽吾國所首先提倡。而

今尙進行不息。以抵抗凡百高壓與狡猾之勢力者。則已將彼危及世界自由思想最可畏懼之軍國制度擊破無餘矣。蓋專制政治者。人類政治上最危險之制度也。

戴氏爲開明之愛國志士。故對於現在人羣之制度。目爲不完善。而要求改良之。其言曰。苟國人而不滿意於某種不合理之行爲。則國人當自行阻使勿爲。國人其速選出堅決不拔之多數人士。以塞本院。對於吾國制度勿破壞。勿致之於麻木。要在改良之。以發生穩固之新政治而解決現在呈露吾人目前之外交社會經濟財政諸問題。故在新生之世界中。吾人之進行。當誌此格言曰「凡百事物。爲國家而行。以自由而行。向公道而行」

▲美國選舉總統之準備

中美新聞社紐約通信云。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中之第一禮拜二日。美國將選舉一新總統。以繼威爾遜總統之後。美國之二大黨。方預備一切。宣示一二能任總統之名人。以觀公衆之意向如何。當去年六月間。詩家谷共和黨羣推候選總統以荷德少將。呼聲爲最高。少將在共和黨中。略帶保守主義。國家觀念極重。力能担任大事。無所規避。荷德少將今年六十有七歲矣。其公共演說中。對於一般主張平民政治龐雜無次之人。加以排擊。其於國內工業則主張不干涉主義。聽其自然。加利福尼州參議員約翰遜。亦有願任總統之表示。其人亦爲一共和黨人。反對國際聯盟會。對於政府對俄政策。在國會中多所評論。於一切基本工業如開煤等等。則力主國有。聲言無論同黨贊成與否。彼極願於一千九百廿年候選總統云。華盛頓州參議員鄂台司德及沃哈哇州參議員哈亭。呼聲亦高。其他如伊利諾州長勞賴及西佛奇尼總參議員蘇崧萊。亦爲共和黨支派。或自己所

推舉有中選總統資格此輩皆保守派人。對於社會主義極端反對。其於國內聲譽尚不甚大。至民主黨方面。卽威爾遜總統之一黨。令全國加入大戰者。在威爾遜總統似不能更爲總統候選人。因是頗有人提議及於赫勃脫霍佛者。霍佛本共和黨人。惟因在戰中得威爾遜擢居高位之故。與威爾遜共力合作似頗密切。其人聲望頗大。知之者衆。某報記者謂總統之職。似以此人及武士荷德爲最有望。惟須視雙方投票決之耳。又有前駐德大使乾姆司奇拉德氏亦自言願受民主黨方面之推舉。方其一九一七年自德返國時。頗有藉藉之名。曾演說百餘次。於對德問題。多所論列。其平日主張在不保留通過和約。立時裁減戰中各稅。恢復工商業原狀。又有麥揩度氏。爲威爾遜總統壻。前任財政總長。現爲影戲中名優。却泊林瑪麗璧克福等担任律師。其人云。亦可爲民主黨中候選總統。近於罷工風潮中竭力排擊礦主。卽表示其願爲總統。

又有米乞爾柏麥爲美國檢事長。常在報紙中發爲議論。力與無政府黨廣義黨及革命黨相反對。亦有候選總統資格者。今二大黨方預備極忙。自立基礎。今者因無富有聲望富有吸力之領袖。起而候選。故於政治運動上尤較前數年爲困難。屆時有種種問題立候解決。如未通過之和約問題。強迫軍役問題。鐵路及煤礦國有問題。言論自由問題等。均須加意措置。而廣義派之主義。尤爲美國所不容。兩黨總須潔身自好。力遠此主義。以相競爭。至此寔力競爭之舞臺。尙須於六個月間與起也。今據一般人之推測。則下屆新總統似以共和黨方面較爲有望。然民主黨方面亦不睬然讓步。聞此黨已於聖路易議決黨綱。卽爲揭帖四出張布。計凡三條。一運輸事業應歸公有。其他如豢養家畜場大宰畜場穀倉水管及油池等。均應歸之公有。又如油煤天然瓦斯水力等亦然。二地產

及專利權不能借以作投機事業及壟斷商市。三經濟政治及法律上種種權利。人人皆應平等。不分男女或人種。言論出版集會三大自由。應立予恢復。對於勞動界之禁令。立予撤除。勞動界得舉代表組織工業或參與工業上之管理。主張以曠廢之地。作爲生利之用。以上黨綱雖已制定。惟本黨候選人尚未正式舉出。大約七月一號以前。當再開一會議並由美國勞動黨及不黨會之代表與四十八委員會。會議于紐約討論聯絡之策云。勞動黨中人近嘗聲言願以五千萬金圓。爲政治運動之費用。選舉一同黨之總統。英國勞動領袖亨特遜氏聞亦贊助。一切其他勢力較弱者爲社會黨。然聞其亦將鳩集右社會黨中央共產黨左共產黨等。合力進行。推舉一宇琴苦勃司氏爲候選總統。苦勃司者曩因違犯間諜法科禁錮十年者也。此黨宗旨在力敵兩大黨。勢力亦頗不弱云。

★日本報紀山東問題

一月二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云。小幡公使於十九日至外交部。以日本政府之訓電關於山東交還一事。開始直接交涉云云。此蓋北京傳來之電報也。按該公使接十四日日本政府訓電後。隨將中國方面關於山東交還之輿論。與現日的形勢。巨細報告於外務省。日政府以所爲中國方面此等之輿論與形勢。非一朝一夕能排除。此甚明瞭。對於山東交涉之通告。因此等之阻礙。勢不得不無限延期。是則日本閣議之威信何在。日本政府當以帝國（指日本）公明正大之方針。宣告中外。提議於中國政府云云。即以此旨訓電小幡。若中國政府竟拒絕不顧。則其責任一繫於中國政府云。對此之善後策。已於十九日外交會議。愼重審議矣。

二十六日。大阪每日新聞云。關於山東問題開始交涉之日本對華通告。已於二十四日。由日本外務省發表其內容在誠寔迅速以圖本件之解決對中國政府希望其速爲準備。任山東鐵道沿線警備之巡警隊。日本政府聲明雖在中日協定成立之前。亦願撤兵。並不言及何等條件。而其對中國政府。希望準備。交涉開始之時。日本政府自己當爲充分之準備。自不待言。目下最當重視之靑島居留地問題。日本自謂考慮世界之大勢。並中日將來之關係。及中國之利害等。當如去年八月二日內田外相之聲明。僅設置共同居留地。而不敢固執專管居留地之方針。又云關於交涉開始之地點及交涉委員選舉等事項。則與中國政府互相決定。交涉地點或在北京或在東京。當以中國之寔況與北政府之意嚮。而决定交涉上便宜之地點云。

又同日該報記載日本外務省發表之對華通告云。日本政府疊次聲明恪守公約。速即寔行交還膠州灣及其他善後之措置。日本公使已於十九日以左之意旨通告於中國政府。

（一）因和平條已發生効力。帝國政府（本指日）按照累次聲明關於膠州灣之交還。及其他之善後措置問題與中國政府開始交涉。誠寔迅速圖解決本件。故希望中國政府亦先完成其必要之準備。

（二）山東鐵道沿線之日本軍隊。按照從前聲明於中日兩國間。關於交還膠州。及其他之協定。既成之後固不待論。即在成立之前。務願速行撤退。惟日軍撤退後。若無担當鐵道警備之任者。則殊無以確保交通之安全。是則不獨日本。即以合辦經營者之資格利害相共之中國。亦必同蒙不利之影響。是故於中國政府巡警之組織未完了時。鐵道警備之責任。不得已仍使日軍暫留。但中國政府果速即著手巡警隊之組織。于其完成之日。雖在中日協定成立以前。日軍亦即撤退。用是希望中國政府速將巡警隊之組織急行完了云云。

又據二十二日大阪每日新聞云。中國外交部訓電駐美容揆代理公使。略謂日本政府因完全承繼山東之德國權利。對於山東交還問題。開始交涉之公文書。已於十九日午後送到中國政府。須以右述意旨通告美國政府。並同時窺探美國政府關於該問題之意見。又對於美國上院可決之山東保留案將來美國政府竟取如何之態度。速即覆電云。

二十四日每日新聞。又載有山東交涉與英美法一則云。關於山東問題之交涉。法英美各國之輿論如下。

法國方面曰。和平議會開會之際。山東問題由東洋及歐洲二方面觀察之。則美國上院之保留殆已無効。歐洲對於山東問題之觀念。亦全消滅。現僅東洋之問題耳。而中國則除日本外另無其他可與交涉之餘地。縱令東洋之他國人熱心注意於此。而持異見。然在歐洲對於山東問題之交涉。由中日間自理已成既定之問題矣。

英國方面曰。山東問題在過去數月間之和平會議極爲重視。美國上院保留案。英法兩國。雖曾講求若干之援助策。繼以該上院之一部分有懷疑者。保留問題。遂變成中止之狀態。中國受理日本之公文與否。可不必問。而現在人民方面則過於確信國際聯盟爲神聖萬能。政府方面則反之。於國際聯盟之價値。抱幾分之懷疑。意見互異。將來之中國。頗立於困難之地位。欲以第三者推測該問題之解決。頗屬困難云。

美國方面云。山東問題保留案。雖經否決。而國際聯盟則爲和平會議之分身。無論將來之國際聯盟若何受列國之支配。然支持世界之和平。固其使命也。中國若絕對拒絕直接交涉。同辰以該問

十

題起訴於國際聯盟。無論如何。中國既調印於對奧平和條約。即有加入國際聯盟之資格。若中國政府。果出於民意之反對。則其政府不能維持現狀人民與政府互相背離之怯弱團體。決無統治大國民之資格。即中國拒絕直接交涉之理由。決不從單純的外交關係而來。寔爲中國眞正之民意。欲貫徹其迄於今日之主義所爲內政統治之大問題也。

●歐洲大戰之總清算

此次世界大戰戰費總額達三千七百二十億九千五百五十七萬圓之巨額。其中英、法、俄、美、意、澳洲、加拿大、比利時、羅馬、日本、塞黑、新西蘭、南阿之聯合國。其戰費總額爲二千六百六十億四千八百四十四萬六千圓。茲列舉其國如左。

英	七百二十八億六千八百七十七萬六千元。	法	六百九億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元。
俄	五百五十八億二千九百六十五萬廿元。	美	四百五十九億二千百四十一萬八千元。
意國	百七十億三千四百五十七萬九千元。	澳洲	二十九億二千八百九十萬元。
加拿大	二十九億二千七百七十五萬七千元。	比利時	十九億五千二百十萬五千元。
羅馬	十八億五千四百五十萬元。	日本	十三億二千二百九十萬七千元。
塞黑	十二億六千八百八十六萬八千元。	新西蘭	七億三千二百念二萬五千元。
南阿	四億八千八百十五萬元。		

以上爲聯合國方面之戰費。若德奧土勃四國同盟方面之戰費總額則爲千六十億四千七百十二萬四千元。其國列如左。

德　六百六十六億四千八百四十四萬六千元。　奥　三百四十三億六千四百七二萬五千元。
土　三十六億千二百三十一萬元。　勃　十四億六千四百四十五萬元。

如右所記其中主要參戰國一日戰費平均之支出額如左。

美國　七千二百六十萬五千元。　英國　四千七百三十七萬九千元。
俄國　三千九百四萬元。　德國　三千九百二萬四千元。
法國　三千五百五十五萬六千元。　奥國　二千四十五萬五千元。
意國　千三百六十七萬三千元。

英國自千九百十七年二月下旬至五月初旬。其戰費達於最高額。爾後稍減少。此當作爲例外。若其他各國則皆隨開戰後時日之經過。愈益增加焉。

◎國內之部

◎朝廷對於從征人士之優獎

近數月來。由歐洲南來之各船。無不有我國從征之士卒搭行。中北各條鉄路。停車場畔。父兄妻子走相迎。招呼聲。燃砲聲。拍掌聲。笑語聲。歡忻問訊者。此我國從征人回鄉之光景也。歐洲有事。我國人應募身臨歐地。以助大法國。統計前後約十一萬人。和平局成。各戰士都解甲歸國。今日安抵故里之人數。幾已過一半矣。此次贊助貴國。上奉我　皇之命令。報保護政府之大恩。勤事赴功。盡忠獻節。眞不負南國健兒的資格。然於貴國之訓練養贍我從征人。誠令國內父兄長老見之。而慨心

也。吾儕試觀夫歸國之各人。身體如何其壯健。容動如何其活潑。言語如何其流利。不似從前局處村廬之態度。若是則經一度之去國。而人格亦因之而變換。昔觀從征之人。非特有益於國家。且亦有益於自身也。況我從征人今日歸國。復蒙　朝廷之優獎。功成名遂。榮貴何如。奉見啓定四年十二月初捌日　諭旨。則凡戰兵與非戰兵。返回均炤隨勞狀。分定賞格次第。分爲阿碑尺低四表。上自武階正三品。下至從九品。皆從征人有功績者所能得之品銜。并有傷跡者賞秩。被病被汰回者賞秩。得佩星者賞秩。以至爲匠兵醫兵及書記通言。與其他各助事人。均得炤隨品職之高下。賞以武銜。觀此則國家之待兵。亦厚矣。奉我　皇上見　朝廷之赤子。能爲祖國報保護之厚恩。則大頒酬功之典。以施勸獎。壯士生還。天恩優渥。其幸福何如也。尤望我從征歸國諸人。能以眞正之新見聞新體格。自重其新人之資格。以爲村民式。蓋諸君此後之地位。非是僅爲享得榮貴於村社內也。而諸君之態度。對於鄉村內之道德風俗。最有關係也。

●龍全權大人抵蒞

龍全權大人已於西二月二十日安抵西貢。西南各團體開歡迎會。一辰極爲鬧熱。聞大人已於三月首便道晉　京晤謁　皇上。繼於西三月初十日早八點抵河內。聞北圻西南各團體現方籌備最隆重之迎接典焉。

△大法國發行第五次五釐抽籤公債

大法國因戰爭收局。籌備修理被德殘破之各區域。故此次發行五釐公債。其募債期限。以本年西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日止。交還期限則於六十年內。每六月抽籤一次。中票者卽得交還本金及利息金五分。想此次雖云募債。而復帶有抽籤的性質。則凡有發財之想者。募集當爲踴躍焉。